



昭代叢書

增4
124
7



昭代叢書

午





門
號 124
卷 7

隴蜀餘聞題辭

濟南王先生典試西川有蜀道驛程記之著續奉祭
告南海之命于是有粵行三志祭告華山有秦蜀驛
程後記之著亦既詳且備矣又有隴蜀餘聞者何蓋
前之諸書皆以事係日以日係月者也其或所聞不
可係于某日之下者安得不別為一編乎雖然為隴
蜀之遊者歲不下若干人究若無所聞者非褒如充
耳也若輩之所聞皆不足當先生之一映而先生之
所聞者若輩皆不可得而聞雖耳提而面命之一若

昭代叢書

隴蜀餘聞題辭



與重聽者語。于是遂讓先生以獨聞。不惟先生聞之而已。世之讀是編者。亦能日聞其所未聞。雖以予之不敏。亦竊與有聞焉。則是先生之所造于後生小子者大矣。漢光武有言。既得隴。復望蜀。言兼之之難也。今先生屢兼之。又能出其所聞。以公諸天下。此皆先生嘉與來者之盛心。有加而無已者也。予既獲聞先生之所聞。不敢私為枕秘。願與吾之友共聞之。蓋吾之友欲讀先生之書而不可得者。往往假閱于予。以是知此編必為吾友之所樂聞者也。新安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二十三

新安張潮以山來輯

隴蜀餘聞

濟南王士正貽上著

遂安方象瑛渭仁校

定州阿六祖師者。不知所從來。駐錫上生寺。一日口唱此。叱騎牆壁一堵。倏然上昇。高數十仞。舉手謝鄉人曰。好住持。見者皆禮拜。頃之漸入雲際而沒。縑山有神林。介子推祠。其林樹極鬱茂。然皆半榮半

枯。蓋文公焚林之地。祠中有牡丹一叢。不知年歲。花開最盛。色紅紫。獨一株白花。歲無定處。或密識之。明年輒易其地。人以爲神。

劉以平。字近塘。猗氏人。諸生時。夢入宮殿中。有王者命坐對奕。又至一所。石門上懸聯句云。鸚鵡能迴千載夢。麒麟空臥萬年秋。不解所謂。既登進士。爲潞府王官。王敬禮如賓師。遷陝西行太僕寺卿。過武塋墓。墓上石刻一聯。卽夢中所見也。○以平初聘邑關處。上長女。未娶而女病廢。及婚。乃以次女行。合卺之夕。

以平疑其無病容。詰之。媒以實告。以平悵然曰。吾聘者病女也。棄之不義。且恐速其死。然次女已歸吾家。無復還理。卽室吾弟。以寬可也。更迎病女。女果泣涕求死。親迎後。病遂愈。兄弟同日畢姻。後登萬歷庚辰進士。

猗氏人原良相者。性愿謹。明末爲倉老人。受郭某交代。皆平斛及役滿而代之者。荆某也。其人狡黠。故尖其斛。折數多。良相夜寢倉中。拜禱于神。夜分忽有紅光見東南隅。繼聞空中擲米聲。覺米大充溢。漸逼臥。

處質明則倉廩悉滿縣令聞之往驗溢米六十餘石
人以為忠厚之報云

康熙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午時潼關南城外忽有
黑雲一片滃然而作俄大雨如注水憑城而入漂沒
公私廨舍男女死者二千三百八十五人族弟幼華
又給諫有詩紀異三十三年興安州江漲入城亦與
此變相似

爾雅釋山云河南華郭璞曰華陰山又云河西嶽郭
曰吳嶽是以華為中嶽吳為西嶽也下又云河東岱

河北恒河南衡又云山大而高崧山小而高岑崧與
岑對舉非嵩山也是五嶽關內有其二而無嵩山矣
然末又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恒
山為北嶽嵩高為中嶽郭曰太室山也則又有嵩山
而無吳山有霍山而無衡山與前大相刺謬不可解
也
華山谷口玉泉院希夷洞側有大石玉泉環流其下
上鑄山蓀亭三大字有樹四株名無憂樹
明初無壞禪師者西域人與秦愍王有宿緣卓錫樊

川南普光寺夜擊木魚聲達王宮王異之遂往見師與語恍然悟前生事命席禮師師攜石甌炊餅石餅煮水飲食王從者千人皆遍後示寂又有一西域僧貌絕類師來遊於此踪跡詭異或飲食無算或累日不食飲之酒數斗不醉或自遺矢取雜鉢中并食之一居士欲從之遊師指矢令食有難色師笑舍之去後所遺矢處輒生白蓮華人謂是無壞化身遊戲

周櫟園侍郎亮有詩云花寒今日酒冷古重陽唐

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為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有司

供張事繁又偏上巳曲江賜宴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不失重陽之意可以十三日作上巳周詩此事而語甚工

長安薦福寺塔名小雁塔唐時建凡十五級嘉靖乙卯地震裂為二及癸亥地震復合滇逆之變王輔臣叛據平涼塔忽中裂亂平塔復如故

蒲城士人簡某家有牛左脇下忽生銀翦一股其端有孔掣之則牛負痛醫不識其何症事在明萬歷丙

辰

興平古廢丘地。項羽封章邯為雍王。都此。萬歷四十三年。土人於地中得一金印。龜紐。方寸許。文曰雍王章邯印。

吳山為西鎮。在隴州南七十里。水經注以為即古之

呀山。爾雅為河西鎮。埤雅以華山為中岳。吳山為西岳。按隴志。呀山在州西

四十里。舊汧源縣。汧水所出。禹貢導呀及岐是也。則

吳與呀自是兩山。鄭注未詳也。

吳岳碑。自首至座。凡七段。明皇八分書。書時日纔三字。發三驛。刻工亦然。為巢寇所焚。摧剝僅可辨。見畫

漫錄

吳山縣故城。今為縣頭鎮。本漢隃麋縣也。元知縣丁

帶有十詩。似姚合武功縣作。而人無知者。予語州守

族姪鶴。孟津文安公孫刻之石。今錄其半云。瀟灑吳山縣。岡

巒遶四維。官卑新令尹。邑古舊隃麋。趣有陶彭澤。才

非陸浚儀。折腰身體重。歎適兩相宜。○瀟灑吳山縣

居民近百家。孤城連阜起。小市枕溪斜。土潤宜栽竹。

泉甘好試茶。公餘無一事。何處息紛華。○瀟灑吳山

縣。巖居共幾層。風清聞遠笛。月黑見孤燈。酒釀南溪

水琴邀北閣。僧城隅。修檻穩。衙退晚來凭。○瀟灑吳山縣。庭虛夏亦涼。奇雲藏峻岳。木葉暗稠桑。種稻連荆箔。分泉過石堂。不知關塞近。風物滿西鄉。○瀟灑吳山縣。雲峰信有餘。地偏長畏虎。水急不生魚。夢去游鄉國。愁來厭簿書。拂衣空有願。何日賦歸與。

寶雞縣北二里蟠龍山。有故相國少傅党公崇雅別業。公好蒔花竹。一口有樵人獻牡丹一枝。色如墨。四邊作金線界道。云得之棧中。令人踪跡之不復見矣。

鳳縣三絕手。柳酒今金絲。柳猶有之。宋元豐中嘗取

百株楠禁中

紫栢山在柴關嶺之南。相傳留侯辟穀於此。下有留侯祠。有峨眉僧居山巔丈室。獨坐數十年。蛇虎皆馴伏。今九十有六。尚無恙。洋縣子房山亦云辟穀處

明正德十五年。洋縣椒溪。獲白鹿。一項有銅牌。上有鐫刻。皆漫滅。惟唐字可辨。

唐武后生于利州。今廣元縣也。縣西南江上。有皇澤寺。則天石像尚存。乃是一比丘尼。

劍州南武連驛。武連廢縣也。本名武功。郭璞識記云。

縣路翠。武功貴。縣路青。武功榮。宋慶元丁巳。縣令何
 琰。治路種松。刻石紀之。各種松碑。今碑尚完好。與顏
 忠烈公榜書。逍遙樓大字。皆在驛北覺苑寺。元人王
 惠魏。文貞公書院。記刻碑陰。文貞生于此
 白芨花。白色。五瓣。瓣中有苞。白質紫點。內吐黃鬚。極
 可玩。武連梓潼間山谷多有之。予嘗喜陳白沙詩。恰
 到溪窮處。山山枳殼花。楊夢山詩。常記任家亭子上。
 連翹花發共銜杯。皆未經前人道。及因得絕句云。西
 風盡日濛濛雨。開徧空山白芨花。

崇禎末。梓潼縣龍江寺僧。晨起汲水。見霞光燭天。潛
 伺之。少頃有麟浮出。潼水踰時乃隱。未幾蜀有逆獻
 之亂。則麟出果非休徵也。文貞公天賦賦以麟
 知慧菩薩。明梓潼人。周曉師女。生不茹葷。好誦梵典。
 年十九。絕粒食。惟餐栢葉。成化五年。促父母送往江
 村口白馬寺樓。跣趺而化。今肉身存焉。又裴氏女者。
 父應舉。細民也。幼好趺坐。食栢葉。天啓中。年十三。坐
 化。縣人建刹奉之。屢現五色光云。流魚湖木土命木
 縣州水陸院。瀕溪有石龜。每夕北斗見時。視之正在

其首斗柄。雖轉而星影。

涪江沿岍多民田。每秋夏潦水逆流。魚隨水上。食禾稼。民甚病之。忽有道人于江上。鯉魚橋。鑿一又一網。狀魚集灘下。不敢上。漁人利焉。後橋圯。魚復大上。涪州龍會觀。宏治間。居人廖天惠者。募工畫壁版。已施膠粉。偶以事去。旬月不至。每夜靜。聞殿內有聲。簌簌然。比工來。啓視。畫已就矣。妙跡天成。莫測起止。至今尚存。

涪州東涪水安昌水合處。漚爲芙蓉溪。卽杜子美所

云東津觀打魚地。今有漁父村。相傳漢涪翁所居。

羅江廢縣南落鳳坡。有漢龍鳳二公祠。祀武侯。

元逆獻之亂。其部將張可望燬之。夜夢士元爲厲。

而新之。壯麗倍往日。王屏藩亂蜀。祠復燬。今惟一石

後貌尚在。士元墓在鹿頭山。

顛和尚者。長安人。蹤跡詭異。蜀臬某迎之。成都禮拜

甚恭。而往往面斥之。言無忌憚。嘗食犬肉。帽簷插花

一枝。引羣丐遊行市中。入昭覺。見丈雪禪師。詆嘲不

屑。禪師頗敬憚焉。一旦騎馬出城數里。語殿吏曰。吾

歸矣。徑舍騎徒步去。臬追躡不受。往來秦蜀棧中。所至輒畫達磨像。施人歸至長安。數日遂坐化。人言是初祖遊戲震旦耳。
康熙壬子入蜀。過新都縣。假館楊升菴先生故第。瓦礫之間。有二桂樹尚存。丙子再入蜀。詢先生。已為尉署。訊二桂樹猶在。為之感歎。得簡紹芳所著年譜讀之。先生以嘉靖甲申遣戍永昌衛。初至滇。病憊。方就醫。而巡撫黃衷力促之去。賴巡按御史郭楠清軍御史江良材營護不死。其後七十二歲歸蜀。嚴檄催

蠲于草。卽杜詩所云其毒甚蜂蠆者。吳若注。蕘草是也。一名山韭。觸之如蠆尾之螫人。今城郭彌望皆是。又有蠆子者。蚊蠶之屬。元微之。蠆子詩序云。黑而小。不礙紗縠。夜伏晝飛。嚙人成瘡。秋夏不愈。膏楸葉傅之。則差聞栢烟麝香卽去。此二物皆蜀地之最可憎者。
邛州盤陀山下。一石佛。有唐時鐫。吳師及郭汾陽師六字。
劉道貞。字墨仙。邛人名士。少末起兵。獻忠

克病卒于軍。子某遇害其。際度妻馮氏詩甚清
婉。有春日即事。閑步小。東黃鶯處處逢。梨花風
雨後。人在綠楊中。不。天啓中。邛州有老僧。結茅山中。戒律清苦。一日忽菴
上現彩雲。雲中有鉢盂狀。因掘其下。得金鉢。孟州人
為建寺曰金鉢寺。成都東門內大慈寺。有唐肅宗御書。賜額蜀金堂。令
張蟻題詩。有牆頭細雨垂。纖草水而回。風聚落花之
句。王衍與徐太后遊寺。見之。給筆札。令進詩三百首。

又東坡有與子由。大慈。觀虛楞伽畫跡留題。今

燬。汪光翰字。人幼涉書史。知大義。明崇禎末。

景陵胡恒。川南道。客恒駐節邛州。迎獻

陷成都。分兵徇邛。恒命。調兵。并檄守備

楊起泰。將兵援邛。未至而。恒與其子士驍戰死。

闔門百口皆遇害。惟士驍妻朱氏。洎幼子峨生。得脫。

匿民間。隨士驍母舅陳君美者。轉徙榮經縣。降賊武

大定。駐嘉州。聞朱有殊色。劫致之。朱勞。容以免。

堅操撫孤光。關契裸中得朱氏母子所。甚謹。值劍南大饑。米十金。光翰不避刀俎。多方護之。母子乃得全。自是或服賈或課蒙。或為僧。獲小贏餘以給饘粥。二十餘年不倦。朱教子極嚴。峨生亦讀書。知自奮。能文章矣。蜀平。峽路通。光翰乃躬送朱氏母子歸景陵。于是楚蜀人莫不高朱氏之節。誦光翰之義。以為忠臣孝子之報云。是時從胡公死義者有夫人樊氏。成氏。馮氏。之驛妾周氏。僕京兒。弩來婢二女。凡七人。又有鍾之綬者。字楷士。亦景陵人。從胡

入蜀遊峨嵋。遂不歸。聞胡公父子殉義。自瓦屋山至榮經。與光翰同撫孤兒。歷八年所。入滇。一昆陽。死。時有李華者。黎州人。年八十矣。倡義拒賊。戰惟州。兵敗死之。馬京及弟亭。黎州宣慰司土官。與相持兩載。兵敗死。楊之明。碭門天全。招討使。司土官。亦倡義討賊。戰死。李君實云。採剔銀銅雕鈿諸器。滇南者最佳。蓋唐時閣羅風。孔蜀。其巧匠三十六行。以歸。故至今擅之。

大抵蜀匠最巧。不但錦機祗局。冶鑄扇製而已。予再使蜀。戶都居人。雖視壬子為多。然率秦楚賈人耳。土著什不得一。至于錦扇等製。詢之皆懵然不知。況其遺法耶。

成都北郭外昭覺寺。佛果圓悟禪師道場也。又有李時澤者。遂寧人。為僧。亦名圓悟。善畫。學武洞清羅漢。亦住昭覺。大殿成。畫十六羅漢。及文殊普賢藥師菩薩等像于壁。見蜀中畫苑。

宋文憲公謙墓。在成都東門外六七里。淨居寺文殊

殿後墓皆甃甃。成高如連阜。其上修竹成林。殿外二華表尚在。北為明月池。清風亭。文殊殿。即宋方二公祠也。今惟文憲像存。

薛濤井。在萬里橋西。錦江之溪。明時蜀王府作亭其上。闌楯護之。每以三月三日。汲水造牋。二十四幅。以十六幅進御。餘不盡。以上已造也。今其法亦不傳。井旁一石盆猶在。中刻鏤花鳥。極工。

李衛公籌邊樓。在保縣城中。樓凡二層。每層高二丈許。其梁柱皆當時故物。保與松維相連。唐廣德三

年吐蕃陷松維保三城。自其地地界雪山。明末逆獻
亂蜀。不至其處。樓故不燬。門人知保縣事。高崇巖說
成都亦有籌邊樓。

建昌衛以南。其俗人病將死。輒昇置山心中。往往變
為虎。地與雲南武定府相接。

大雅堂在丹稜縣南三里。宋人楊。請黃山谷書。杜
蜀中全詩刻石作堂。貯之山谷為之記。見豫章集。明
宏治丁巳。巡按御史榮華重新祠宇。立像勒石。知縣
事江謙。春秋率紳士往祭焉。自後遂為故事。蜀亂後。

祭廢

成都府署有吳道子畫龜蛇碑。每端午。輒有龜蛇聚
碑下。至屋瓦。庭樹皆滿。麻城人梅朗中為守。厭之。鑿
其目。自後遂少。其墨搨上方。押成都府印。可以鎮辟
邪祟。治瘧亦有驗。

府署有木槿一林。治癰最効。所謂川槿。惟此為最。梅
守厭索之者眾。以湯澆之。遂枯。

松潘建昌諸蠻所居。皆累石為之。高者至八九層。人
居其上。牛豕居其下。名曰礪樓。九州記云。邛州沈黎。

縣卽武侯征羌之路。每十里作一石樓。令鼓聲相應。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石爲樓。此礮樓之始。

打箭爐。在建昌西南。地與番蠻喇嘛相接。與雅州榮經名山亦近。江南江西湖廣等茶商。利彝貨。多往焉。其俗女子不嫁。輒招中國商人與之通。謂之打沙鴉。

或作凡商人與番蠻交易。則此輩主之。商人流宕其地。多不思歸。生女更爲沙鴉。其衣如舞衣。衣一稱有直錢二百萬者。康熙丙子春。命郎中金圖等勘正地界。至其處。金爲子兵部舊屬云。路極險惡。視棧道

如康莊矣。

自劍州已南。盡梓潼縣界。古栢千株。皆大數十圍。形製詭異。有一株根裂爲二。巨石負之。如鼉屬之狀。又有一根而三四幹者。高皆入雲。蜀道奇觀也。是正德中。劍州守李璧所植。

重慶府有紅茉莉。與白者香無差別。嘉州海棠有香。成都有金絲海棠。淡黃色。狀與海棠不甚類。亦有素馨。至於梅桂。皆有之。蜀人不知貴重。往往樵蘇供爨。惟芭蕉家家院落皆植之。

蜀禪教皆祖破山禪師。梁山人。天童悟法嗣第二人也。其弟子丈雪禪師。內江人。演化于成都昭覺寺。門徒甚盛。康熙丙子五月至蜀訪之。則示寂半載矣。年八十餘。今住持弟子佛寃禪師。即其從子。金堂縣三學山。有古樹三四株。不記年代。每春月其葉夜輒有光如炬。遠近數百里以為佛光。皆更糧往觀。

獻賊亂蜀。追尊梓潼神為太祖高皇帝。重修七。神祠。又建壯繆侯祠于其東。皆極鉅麗。獻賊嘗賦詩于此。使其偽官屬嚴錫命等皆和。立成稍遲。輒殺之。

其詩刻石。置祠北八卦亭。知縣王維坤

長垣人順治辛丑進士

碎之。

西番彝人。每歲春月。輒攜家禮峨嶺。謂普賢為姑娘。頂禮瞻戀。或至流涕。其可笑如此。

看州中巖有諾俱羅尊者遺跡。按雁宕山有尊者肉身像。十八應真。惟尊者在震旦。灼然可考。

蜀多虎。滇之大理多龍。粵西多鳳皇。峒中蠻女。往往緝以為裘。甚麗。南恩州人。或截取其背為杯。曰鳳皇杯。

貔。產峨嵋。自木皮殿以上。林木間有之。形類犬。黃質白章。龐贅。遲鈍。見人不驚。羣犬常侮之。其聲似念陀佛。非猛獸也。予按毛詩陸疏云。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羆。與此差異。角端產瓦屋山。不傷人。惟食虎豹。山僧恒養之以資備化。按中華古今注。渠搜國獻鼯犬。能飛食虎豹。寧羗州嶧冢山下有大禹廟。僅存茅茨一間。有嘉靖二十二年重修祠記碑。監察御史閻中舒鵬翼撰文。頗條暢。惜其將泐。錄于左方云。當堯之時。洛水滔天。

民遭陷溺。茹毛飲血。厥食維艱。堯有憂焉。舉禹治之。俾繩繇業。禹自冀州梁岐岳陽覃懷。至于衡漳。又自積石龍門壺口雷首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又自嶧冢荆山內方大別衡山敷淺雲夢。至于彭蠡。蓋不敢墮塞汨亂。以取震怒。故浩浩蕩蕩。東注江海。禹可謂智矣。禹傷先人。絲以功不成。誅廼手足。胼胝居外。十三年過門不入。生啓不得子。惡衣菲食。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櫜。日孳孳。排決濬淪。弗遑寧處。禹可謂孝矣。方其隨山。聚木鬼神龍蛇。護惜巢

穴。作爲妖怪。風沙晝瞑。迷失道路。禹廼仰空咨嗟。俄見上帝。授以太上呼召萬靈之書。且令其臣狂章。虞餘黃。魔大費。庚辰童律。爲之助。由是能呼吸風雲。役使神物。竟得開鑿之志。禹可謂神矣。四隩旣宅。九州攸同。棄得以播百穀。弊得以敷五教。垂得以司百工。臯陶得以明五刑。伯夷得以典三禮。后夔得以正五音。龍得以主賓客。任土作貢。勞而不伐。禹可謂功矣。是故天錫洪範。舜禪帝位。致彝倫之攸敘。會諸侯于塗山。而下民底定。萬世允賴。孔子曰。禹盡力乎溝洫。

吾無間然矣。劉定公曰。洪水橫流。微禹吾其魚乎。嗚呼。禹之功。史雖載之。而不知其繇于孝。禹之智。人能言之。而不知其繇於神。合智與神。謂之聖。合功與孝。謂之德。德且聖。庶幾其記禹哉。復作九歌。俾土人誦之以侑饗祀。歌曰。泮水微堯兮。汎濫國中。四岳薦禹兮。俾爲司空。禹治水兮。注之東。○力拯橫流兮。爲民粒食。言乘四載兮。勞身焦思。克蓋前愆兮。萬世之利。○聲爲律兮。身爲度。其言可信兮。其仁可附。庶土交正兮。底慎財賦。○不自滿假兮。拜昌言。聲教訖兮。奠

黎元水土平兮生齒繁。○洛出書兮錫九疇。通九道兮開九州。亶亶穆穆兮六府孔修。○娶塗山兮辛壬。啓呱呱兮何心。荒度土功兮五服弼成。○膺歷數兮帝命赫。泣罪人兮痛白責。舞于羽兮有苗格。○輯五瑞兮建皇極。朝玉帛兮會萬國。戮防風兮明黜陟。○宅百揆兮股肱良。敷文明兮庶事康。于堯舜兮大耿光。

東粵鸚鵡自洋舶來。有數種子。使廣州時。所見有純赤者。毛羽鮮妍。類猩紅。翦絨之狀。又一種純赤。惟兩翅綠如翠鳥。又有五色者。紅黃白綠碧。皆具。尤珍麗。每一隻索直至二十四金。其純白者。首有黃冠。名秦吉了。別自一種。子官廣陵時。曾畜之。在蜀惟于德陽落鳳坡見之。皆尋常隴產綠衣耳。漢中風俗尚白。男子婦女皆以白布裹頭。或用黃絹。而加白帕其上。昔人謂為諸葛武侯帶孝。後遂不除。漢中滕太守嚴其禁。十年來漸以衰止。然西鳳諸府風俗皆然。而華州渭南等處尤甚。凡元旦吉禮。必用素冠白衣相賀。則為武侯之說非也。

顧華玉璘云。武侯兵書匣。在定軍山上。壁立萬仞。非人跡可到。凡兩經其地。初視匣。其色淡紅。後則鮮明。若更新者。殆不可曉。按三峽中。亦有兵書。傳為武侯藏書之地。大抵秦楚巴蜀間人。思侯德。輒舉名蹟。傳會之。不須辨其真偽也。

武侯與張裔書。去婦不顧門。委非不人鬪。似漢魏樂府。

辰沅道中。緣江皆峭壁。高可百丈。避兵者以修綆繫腰。從山巔絕下。距江面數十丈許。度火攻弩箭皆不

可到處。于壁上鑿孔。以巨本橫貫之。即于此木之上。縱橫間架。欄楯鞦葛。飛簷承雷。房廊四起。鄰里交通。殆成阡術。從江中逆數而上。正得八十三層。最上層距山巔亦數十丈。虛無縹緲。離海市蜃樓無以加也。又邠州燈山。居民數百家。亦類此。但不臨江耳。趙嶮。字子函。一字屏國。蓋屋人。萬歷己酉舉人。家有傲山樓。藏書萬卷。所居近周秦漢唐故都。古金石名書多在。時跨一驢。挂偏提。搨工挾楮墨以從。每遇片石闕文。必坐臥其下。手剔苔蘚。椎拓裝潢。援据考證。

略仿歐陽公趙明誠洪丞相三家名曰石墨鐫華。自謂窮三十年之力。多都元敬楊用修所未見也。

郭宗昌字盾伯華州人。闕沁園白厓湖上。地介二華之間。造一舟居之。曰齋舫。自謂一水盈盈與世都絕。淪落崎嶇任心獨往。又有別業在鄭南。即杜子美西溪。與其友王承之。東廡商為南坻社。著園藏六齋疏。二戎記諸書。趙忠毅陳徵君序之。以為似先秦古策。周官考工記。遠公宗雷八關齋文也。又著金石史。華陰王宏撰刻之。

開元末于宏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篆文正成乘字。解之者曰。乘者四十八年。因作宏農得寶歌云。宏農得寶耶。遂改元天寶。事載傳信記。

陝州北濱黃河。與山西平陸縣隔河。烟火相望。按開天傳信記。天寶中。開月河。得古鐵鏟。上有平陸二字。上異之。藏于內庫。遂改河北縣為平陸縣。

明萬歷二十年。鞏縣東路旁。聞仙樂。細聆之。聲出樹中。一匠欲窮其怪。揮斤斫之。樂聲自樹飛去。巡按御史姚思仁聞于朝。

緱山在偃師縣南四十里。有昇仙太子祠。則天碑尚完好。宋謝絳一碑亦存。

宣德四年。鄭州元帝廟。忽天降銅棺一具。人爭往試之。體皆不宐。有驛官鄒宿者。挺身入。適相合。卽有銅蓋降自空中。覆之。音樂競作。昇天而去。人盡覩焉。與王

喬事

天啓七年。鄭州書院中。開蓮華一枝。如品字。國朝

順治十二年十一月。望日。興國寺殿前。夜湧花一枝。如佛手。高可尺許。表裏皆豎。紋潔白。似雪。次日又湧

一花。根有二。上合爲一。色紋如前。略似荷花。二十五日。又生一花。高三尺許。大如箕。下分上合。色紋亦如前。略似牡丹。或曰天花也。

宋魯肅簡公宗道以祥符五年。令中牟。至縣。卽立漢令

魯恭祠。勒恭傳于碑。至今尚存。

張民表字林宗。中牟名士。戶部尚書孟君子也。沒于

汴梁之水。其門人周侍郎亮工。在金陵。請趙澄寫真。

趙與林宗初不相識。屢易稿。終不似。一夕夢一丈夫。

古冠服。自言是張林宗。笑而掣其筆。旦起。信筆而就。

見者駭其神肖。

河洛會處。舊名洛口。在鞏縣北。今徙汜水縣西南成

臯山下。名玉門。俗曰滿家溝。

唐人記板橋三娘子事。甚怪異。板橋在今中牟縣東

十五里。白樂天詩。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

條。若為此路今重過。十五年前舊板橋。李義山亦有

板橋曉別詩。皆此地。

門人。夔戶部子文。

奕禮

說所見數奇姓。算。

真定人

香。山東人

吳。音桂而最奇者。崇效寺碑陰列名。有斬姓。又字之奇。

者山。

安邑人

奇。

音厥

田少司寇滿亭。

雯

說。巡撫貴州時。有一孝廉黃姓。名

之。驂耳不能聽。以看聽。古謂龍以角聽。牛以鼻聽。人

亦有之。

跋

右隴蜀餘聞一卷新城王先生自京師郵示者凡八十餘則觀其卷尾似尚不盡于此余不能久秘姑即其已成書者先行于世云心齋張潮

名代後書

隴蜀餘聞跋

三

將就園記小引

相傳海外有三神山爲神人往來之所。或又言仙人常好樓居。此皆凡人所不能到。其爲荒唐與否。吾不得而知也。唐李賀爲帝名作白玉樓記。則是穹窿之際。果有樓臺宮殿矣。第不知此白玉樓者。建于何所。其將虛空無着。浮于雲氣之上。耶。抑或竟有所附。耶。九烟黃先生著將就園記。初亦第遊戲筆墨耳。非真有所謂園也。乃文昌聞而樂之。遂命所屬。如其記而構之。崑崙之巔。文章遇合之奇。誠莫有過于此者矣。

夫天下之樂以仙人為第一。苟不得其行樂之所。徒乘雲而往。御風而歸。亦甚無謂。今忽有此一園。吾知蓬萊方丈。中有望衡而對宇者。必且相與往還。樂數晨夕。談三環九轉之法。或吹簫對奕。或長嘯聯吟。園主人方且應接不暇。在羣仙則甚樂。而黃先生未免疲于奔命矣。雖然。尚有說焉。世人以口腹為累。故于賓客過從。不無酒食之供。若夫神仙者。流餐雲霞。而而吸沆瀣。倉卒主人固亦何難優為之乎。心齋張潮

誤

昭代叢書卷二十三

新安張其潮香山來輯

泰州吳嘉紀野人校

將就園記 并詩

鍾山黃周星九烟構

自古園以人傳。人亦以園傳。今天下之有園者多矣。豈黃九烟而可以無園乎哉。然九烟固未嘗有園也。九烟曰無園。天下之人亦皆曰九烟無園。九烟心曠

昭代叢書 將就園記

之一日者。九烟忽岸然語客曰。九烟固未嘗無園也。客問九烟之園安在。九烟曰。吾園無定所。惟擇四天下山水最佳勝之處爲之。所謂最佳勝之處者。亦在世間。亦在世外。亦非世間。亦非世外。蓋吾自有生以來。求之數十年而後得之。未易爲世人道也。客曰。請言其槩。九烟曰。誠然。其地周遭皆崇山峻嶺。匝環抱如蓮花城。繞城之山。凡爲峽焉者。崑焉者。霍焉。峒焉者。不知其幾也。名皆不著。其著者。惟左右兩山。左曰將山。右曰就山。高各數千仞。而將之高過于就。就

之視將。大約減三之一耳。山形內壑而外峭。隔絕塵世。無徑可通。獨就山之腰。西南際有一穴。僅可容身。穴自上而下。蜿蜒升降。瞋行數百步。乃達洞口。口外有澗。亦可通人間溪谷。然洞口纔大如井。而山巔有泉飛流直下。搖曳爲瀑布。正當洞口。四時不竭。狀若懸簾。自非衝瀑出入。絕不知其爲洞。故終古無問津者。此則茲山之界限也。山中寬平衍沃。廣袤可百畝。田疇村落。壇刹浮圖。歷歷如畫屏。凡宇宙間百物之產。百工之業。無一不備其中者。居人淳樸。親遜略無。

囂詐。髻者男女歡然如一。蓋累世不知有鬪。辨爭奪之事焉。又地氣和淑。不生荆棘。亦無虎狼蛇鼠蚊蚋。螫蠶之屬。此則茲山之風土也。山椒各有飛泉下注。懸為瀑。匯為澗。流為溪。沼隨處可通。舫筏而將就兩山之下。溪流環繞十餘里中。為平野。亦復有岡嶺湖陂。林藪原隰參錯起伏。此吾園之所在也。園分東西二區。東近將山者曰將園。西近就山者曰就園。統名之曰將就園。兩園之外皆溪流環之。而中復有一溪。逶迤流亘南北。形如太極。實為兩園之界。將園之門

東南嚮。就園之門南嚮。門外各設橋以度。別遭壘石為繚垣。而中溪居將園之外。就園之中其東亦有繚垣。隔之不相連屬。獨將園瞰溪。有水陸門各一。溪上為橋。橋上為亭。以通兩園之往來。即名曰將就橋。主人居兩園之中。自號曰將就主人。此則吾園之大槩也。

樂陶大正二十七年。將就園中。見無非水者。入將園前門。臨溪而溪流散注園中。所見無非水者。入門行竹徑。可里許。徑間為亭者三。徑盡度小橋為羅

浮嶺環嶺皆梅也。人行石磴中，又里許爲鬱越堂。堂前後雜植名卉，間以梧竹。循堂西北行數十步爲至樂湖。大可二十畝，湖中爲長堤，曰醉虹。迤邐達北岸，堤皆甃文石爲之。兩畔有石欄，中央爲巨橋，曰飲練橋。上有亭，曰枕秋。旣抵北岸，則因山爲樓臺，東西兩樓並峙。東曰吞夢，西曰忘天。飛甍傑閣，上接霄漢。左丹而右堊，以象陰陽之義。兩樓相去約十丈，其中爲露臺，曰蜺高臺。臺下甃石置門，狀如城闕。正嚮長堤，以受南薰。繞湖四面，皆迴廊，間以水檻。廊檻之外，皆

桃柳芙蓉。長堤之兩畔亦然。而堤畔垂楊尤多。湖形本類璧鏡，以長堤界爲東西。西廣而東稍狹。東湖之中央有島嶼，凸起如龜，于其背作八方亭，曰一點。西湖之中央有橫洲，如魚形。其首東嚮，構屋其上，宛類樓船。名曰蠡盤。楯外各垂簾箔。洲傍亦皆桃柳芙蓉。與長堤相望，然泛泛波心，非舟不度。若湖中芰荷魚鳥之屬，則不假人工。自然蕃育，固無煩主人之點綴也。樓後隙地，遍植名花異卉，是爲百花村。兩樓中各命一美人，領之童婢各四，以供香茗汲釣之役。其庖

漏諸室皆在樓後。漏室之傍，溫泉出焉。園中藏書有閣，釀酒有廚，蒔藥有欄，種蔬有圃，植果有林，畜魚有沼，馴禽有苑。任牧有場，分布園之四隅。大氏皆傍山臨溪，而羅浮嶺之南有書齋二，左曰日就，右曰月將。爲子弟講讀之區。嶺之北有花神祠，閣主祀百花之神，而以歷代之才子美人配享焉。凡賓客往來遊讌，一園之內，舫屐皆可經行。獨湖北兩樓，限以堤橋，爲美人所居，賓客不得至。其湖西之蠡盤，則美人賓客可更迭御之。若休夏納涼，則美人讌寢之時，爲多循。

湖而西，歷迴廊十數曲，爲水陸兩門。啓門，度橋，卽就園也。

園前門亦臨溪，溪流亦散注入園，而園中之山多于水。其雜卉亦髣髴將園，而松柏梧竹之屬爲多。入門爲石徑，磴半之。上下登降，可百餘級。磴盡爲萬松谷，行松間可里許。度溪橋，爲華胥堂。堂前有大池，池畔亦雜植名卉，間以梧竹，頗類將園。自堂而北，則皆山也。岡嶺複疊，峭壁屹屹，如百堵城。溪流逕其下，爲

溪澗大小各九曲。每曲折幽勝處，輒建一亭館。凡爲亭者六，爲館者四。至十八曲，山勢將盡，則突起而爲兩峰。高各千尋。東曰就口，西曰雲將。兩峰之陽各建一祠。祠後有閣。東祠閣中主祀義勇關夫子，而以歷代節義諸公配享。命高僧領之。西祠閣中主祀純陽呂祖，以歷代高士逸民配享。命羽客領之。兩峰相去可數丈，下臨絕壑，不知其幾千仞也。而西峰之側有古藤，其歲月不可攷。兩幹橫亘空中，與東峰相接。大如殿柱。兩幹之中則設橫木，度之，傍植欄楯，以通往

來。此天生橋梁也。西峰之顛有平臺，曰挾仙臺。上植五字碑，曰揮手謝時人。東峰之腰有洞，洞左右有丹室數楹，因巖作屋，蒼翠陰森。人跡罕到。榜以七字曰洞雲深鎖碧窗寒。峰北直下有大潭，曰桃花潭。廣可二畝，其水澄碧。兩岸皆桃花潭，時有石坡，寬平可容千人坐。坡上觀西峰，隔水瀑布飛流下注，聲若奔雷。坡側有釣臺。臺西有石橋，橫枕絕壑，亦可達西峰。從石橋仰睇藤橋，殆有霄壤之隔矣。園中岡嶺之隙，則有桂林，有榕林，有楓林，柏林與萬松谷相望。其中各

有蘭若精廬以供羽衲遊憩者不可殫述。而西峰祠
畔有湯池。因置浴室。以便被濯。傍亦有丹室數楹。號
為煖館。其氣溫而不寒。隆冬如春。蓋湯池所蒸煦也。
其餘藥欄蔬圃之屬。亦髣髴將園。凡賓客往來其中。
遊陟眺覽。無適不可。而讌集則多在華胥堂。美人亦
不時至焉。堂東沿山有曲徑。倚石壁為迴廊。循廊行
數十曲。至將就橋。橋束繚垣。間有水陸兩門。門內即
將園。然啓閉以時。將園可出。就園不可入也。

東北天四

餘架山而流之。雖亦平。蓋曰外山臺。上

將就主人曰。吾兩園分而實合。合而實分。其中止一
垣之隔耳。論其槩。則將園多水。就園多山。然將園所
見皆水。而自羅浮嶺以至兩樓露臺。無非山也。就園
所見皆山。而溪流自南入者。滙為華胥堂之池。池水
北流。為十八曲之澗。澗盡乃滙為桃花潭。而潭水復
北流出溪。則無非水也。故將曠而就幽。將疎而就密。
將風流而就古穆。將富貴而就高閒。四時之中。將宐
夏就宐冬。然將有梅數畝。兩樓面南。暄燠可臨湖看
雪。亦未嘗不宐冬。就之巖壑幽深。竹樹森艷。能使六

月無暑亦未嘗不宐夏若春秋佳日則無一不宐矣將之東面爲將山其上珠泉百道四時飛瀑就之西面爲就山其下平疇萬頃終古斜陽此兩園所見之不同者也至于兩園相比爭奇競秀回互生姿登將園之樓臺西望就之兩峰矗霄不異雲中雙闕一望松柏鬱蔥則五陵佳氣也登就園之峰東望將之崇臺傑閣宛如蜚廉桂觀遙睇湖光又令人作瀛洲方丈之想豈非兩美必合相得益章者乎雖然天設此將就兩山以待將就主人將者言意之所至若將有

之也就者言隨遇而安可就則就也故將山高就山卑正如俗諺所云將高就低之義且將園之中其二齋曰日就月將就園之中其兩峰曰就日雲將將就之中又有將就焉則主人之寓意可知矣苟窮極兩園之勝雖什伯不爲多而主人自以德涼福薄惟恐太奢侈以犯造物之忌故每園僅節取其最勝爲目各十以小詩紀而傳之非敢言園也亦云將就而已此則吾園之始終也于是主人復岸然對客曰誰謂九烟無園者若此區區者謂非九烟之園乎哉客乃

唯唯而退。于是九烟曰有園。天下萬世之人亦莫不

曰黃九烟有園。於其主人。其主人曰。其主人曰。其主人曰。

各十將園十勝。而於其主人。其主人曰。其主人曰。其主人曰。

竹徑三亭。小者曰寒翠。曰碧鮮。大者曰造詠。俱

在萬竹林中。一望修篁。憂雲琅玕。栗栗不數渭川

千畝。其主人曰。其主人曰。其主人曰。其主人曰。其主人曰。

千戶侯。封笑渭濱。萬條寒玉。壓湘筠。王猷莫但憑

早疎傲看竹。先須拜主人。其主人曰。其主人曰。其主人曰。

羅浮嶺。在竹徑之北。上下四旁。皆古梅。繞屋三百

樹。詎足云多。正恐趙師雄。未夢見在。

紅滿層崖。綠滿溪。美人高士。到還迷。六宮粉黛多

如許。羞殺孤山處士妻。

鬱越堂。鬱單越洲。有自然衣食。宮殿隨身。堂名義

蓋取此。因稍更袁石公句。為聯懸堂中。云笑看東

震旦。坐撫北俱盧。俱盧洲。即鬱單越也。

恨不身生鬱越洲。化宮衣食足。優游而今別。有花

天地。誰復埋憂與寄愁。

至樂湖。大可二十畝。天光雲影。恍然一碧。萬頃莊

至叟至樂篇故與秋水濠上相接因以名之

至樂人間無有哉誰知杯海眼中開鷗天魚國相

終古此外何人更往來

醉虹堤飲練橋枕秋亭堤在湖中而橋適當

堤之半橋上為亭坐亭中四顧湖光真身在水晶

壺玻璃國也沿堤兩畔桃柳芙蓉相間而垂楊尤

多絲絲拂波綠烟如織一望令人銷魂

長虹飲練枕高秋總是愁人也破愁更把柳絲收

拾盡爭教張緒不風流

吞夢樓 忘天樓 兩樓東西並峙面俱臨湖龍樓

軒豁不讓柏梁建章登斯樓則心曠神怡如岳陽

之瞰洞庭矣昔云仙人好樓居今則美人居之仙

之與美一耶二耶吞夢取長卿子虛賦中語忘天

取淵明重觴忽忘天之句

俯吞雲夢仰忘天也住名姝也住仙姑射元無脂

粉氣笑他金屋俗嬋娟

蜺高臺一名無雲在兩樓之中因山為臺臺上平曠如席

縱橫各十丈其南有短垣如女牆其北有屋三楹

屋畔大槐二本左右交蔭。有古藤縈繞其間。臺下
甃石為門。空洞如城闔。南北徑數十步。與長堤相
嚮。當盛夏燄溽時。晝則納涼于城闔。夜則酌月于
臺上。不知三伏炎蒸之有無也。蜺高蓋取龍漢劫
前之義。昔漢宮有通天臺。又有俯月臺。下臨影娥
池。茲臺其兼之乎。
萬古千秋見此臺。通天俯月想崔嵬。茂陵富貴今
何在。贏得山人日舉杯。

一點亭 蠡盤 一點亭在湖東。彷彿太虛一點耳。

蠡盤在湖西。波光淼淼。宛在中央。絕類鳧艦。非艇
子不能飛渡也。此一區居內外之界。賓客美人。皆
可遊。若碧筩銷暑。則專為美人讌集之所。登樓倚
檻。晶簾四垂。解衣盤礴。縱橫枕籍。醉鄉也。睡鄉也。
溫柔鄉也。庶幾兼三者而有之。蠡與螺同。劉夢得
君山詩云。白銀盤裏一青螺。義蓋取此。或曰。此與
五湖扁舟何異。意者如范少伯之盤桓乎。亦無不
可。林...
一點孤亭對蠡盤。樓船高處足憑欄。花房酒肆堪

成道莫作情癡秘戲看。

百花村 在兩樓之後及左右。遍植名花異卉。殆無

間隙。萬紫千紅。四時不絕。為美人遊賞之所。其中

亦有亭子數處。大氏各以其花名之。而最著者為

海棠牡丹。荔支扶桑云。而亦之。與同。同。同。

衆香國。裏朝臣妾。萬綠叢中。長子孫。縱使乾坤終

混沌也。須還我百花村。

花神祠閣 在羅浮嶺之北。百花村之東南。閣中置

木主以奉祀百花之神。如東皇封姨亦與焉。兩傍

配以歷代之才子美人。如司馬長卿。卓文君。秦嘉

徐淑之屬。每歲時及花朝誕辰。命美人設果醴致

祭。或歌新詩以侑之。

啼紅怨綠。費相思。報答春光藉一卮。從此香魂歎

肝蠻。詞人休賦落花詩。

將就園十勝

萬松谷 谷可徑二里許。一望古松參天。皆老龍怒

虬鱗爪也。昔人之五大夫。七處士。寥落已甚。若杜

牧之賦中所云。數十株切切交峙。如冠劍大臣庭

立而議亦豈能如是之多乎。中有不封亭。白眼菴。寒知道院。

老盡蒼龍鱗甲身。攫拏千尺豈無神。縱教風雨羣飛去。到底還皈學道人。

華胥堂 昔軒皇夢遊華胥。二十八年而天下大治。此特夢耳。今則實有之矣。登斯堂也。何難白日到羲皇乎。因題一聯其上云。長離廣乘之境。無懷葛天之民。願與素心古道之我友共之。

羲皇六月睡蘧蘧。不問周歟共蝶歟。軒后夢遊誰

作證。如今真箇是華胥。

十八曲山澗亭館 武夷九曲。曲曲通舟。溪山亦云奇矣。而吾園則更倍之。亭有六。館有四。皆天開異境也。不欲別立名者。以名之妙。無加于曲也。卽以曲之次第呼之可矣。

溪流如逕石如門。峭壁龍菴樾館屯。九曲曲中還九曲。武夷何處傲兒孫。

就日峰 雲將峰 兩峰在十八曲之盡處。蓋山勢屈盤已極。忽然怒生。崛起如獍龍之奮頭角。東西

對峙高各千尋登其顛則園之內外四傍無不洞
 矚東為就日峰峰前建祠閣以奉義勇關夫子而
 配以歷代節義諸公如張許文謝之屬命高僧主
 其事西為雲將峰峰前亦建祠閣以奉純陽呂祖
 而配以歷代高士逸民如張子房陶淵明李青蓮
 長源之屬命羽客主其事歲時各以酒脯致祭以
 崢嶸相望兩琳宮天闕驚聞曉夜鐘看盡塵寰皆
 蟻垤萬千峰裏只雙峰
 天生藤橋兩峰相去數丈如巨靈之擘太華終古

無有合理若行者必自踵陟顛豈不走殺凡夫妙
 哉古藤互空聯兩峰而為一謂非仙蹟鬼工誰其
 信之自有此橋不特資羽衲津梁且闢呂二帝師
 亦得不時往還人天樂事無過于此
 割斷危崖孰敢登雲龍忽挾霧虹升石梁鐵鎖多
 神怪不及天生一古藤
 挾仙臺一名狎仙臺在西峰之顛視呂祖祠固咫尺也神
 仙之中豈無聲氣况其地高寒孤潔月曉風清之
 下定有緜山笙鶴相過揖浮丘而拍洪厓固非難

事。

揮手高臺俯曙烟。時人仰面只看天。等閒便作蓬瀛會。此地神仙不值錢。

兩丹室 一在東峰之腰。巖壑幽森。碧雲淡鎖。一在

西峰湯池之畔。池氣蒸煦。隆冬如春。何寒燠之天

淵乎。然其為修真習靜之宇。則一也。是空有道者

居之。

池沸丹砂未覺冬。雲寒碧洞暑還空。坎離龍虎休饒舌。只在山房冷煖中。

桃花潭 潭在東峰之後。一泓澄碧。夾岸細桃。固非

凡境。然亦平平無奇耳。奇在隔水之瀑布。銀河九

天。練光雷響。令觀者神魂奔悅。若平坡若釣臺。若

石橋。皆藉此瀑以增幽勝。

隔水銀河濺瀑珠。釣臺還伴客星孤。桃花潭水淡

如許。何物汪倫似此無。

榕林 榕為散木。然離披偃蹇。垂鬢成門。亦異種也。

園中得一二已足。况成林乎。地在萬松谷之東。歲

寒不凋。青翠彌望。中有笑福菴。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二十三
閩粵曾誇榕樹門。鬢纓垂地輒行根。不知何日移
來種。輪囷離奇綠滿村。

楓林 柏林 皆在萬松谷之西。中有霜紅精舍。鴉
舅廬。秋老紅酣。雲錦爛然。寒山石徑。萬不及一。尤
妙在西峰頂上觀之。

秋來富貴勝春華。霜葉分明五色花。好向雙峰高
處看。青天一半赤城霞。

附 仙凡紀略

昔文衡山待詔于所作法書幀首。輒用停雲館印。或

問公停雲館安在。衡山笑曰。吾館卽在法帖上耳。劉
南坦司空欲構一樓未就。倩衡山作神樓圖。楊升菴
太史因爲作神樓曲。後人多倣此作園。曰志曰思曰
夢曰想曰意先曰如是。大抵皆空中樓閣。畫裏溪山
也。余之將就兩園。經始于庚戌之冬。落成于甲寅之
春。頗自謂慘澹經營。部署不俗。然亦不過墨莊幻景。
聊以自娛耳。乃于仲冬甲子日。偶過友人岸舫壇中。
觀茗溪陸子芳辰運乩祈仙。至夜分。乩忽大書云。今
日奉文昌帝君法旨而來。聞本壇護法報至崑崙云。

黃子有將就園甚爲可愛。故桂宮傳命欲索原本細覽批閱以作不朽之奇觀。擇名山高阜最佳處。建其兩園以待諸仙往玩。并作騷壇。至虎溪再笑之期。黃子可以爲兩園主人矣。余不勝駭異。亟如命繕錄。次日呈。乩復傳法旨云。帝曰。才子思路如世外奇卉。璀璨鮮妍。天上修文不能及其萬一。卽着備殿大將鐘雲前。詣中海崑崙。依其文內所構爲兩園。待功完。余往彼處以作世上別業。俟黃子武夷相聚之後。來此永作修文長郎。余又不勝駭異。至次日。余仍過壇。

中乩又忽大書云。桂宮大將軍鐘奉法旨。呂祖閣改爲三清閣。關某閣改爲玉帝閣。敕黃子速作兩閣對聯。聯各十五字爲合式。蓋因余就園中有東西兩閣。而特爲更定之也。余卽于是日擬作兩聯上呈。三清閣云。此地勝瓊臺。萬壑千岩允矣。清微聖境何人臨寶閣。十洲三島宛然縹緲神山。玉帝閣云。玉京迎麗旭之暉。喜千劫修持同妙樂。金闕冠崇霞之表。看萬靈呵衛似香嚴。隨奉旨云。黃子所作對未盡所長。亦可用之。余次日乃復擬兩聯上呈。三清閣云。先天地。

生遡閣中萬古燈傳極本無極爲道法祖仰雲際三
台鼎峙。玄之又玄。玉帝閣云山似香巖看萬壑千峰。
文章盡成魏煥國如妙樂徧十方三界血氣莫不尊
親。復奉旨云黃子今日所作對聯甚佳。准用。此不獨
余一人駭異。凡在壇諸君。蓋無有不相顧駭異者矣。
噫。此一小小遊戲文字耳。茫茫六字。誰是知音。乃不
意上瀆帝聰。謬辱鑒賞。而且重勞天神。按圖構造。更
定閣式。旌以文郎。似此種種殊恩異數。如余么麼蟻
蝨。何德以當之。耶。然則是區區之將就園。從此可名
爲崑崙園。亦可名爲天上園矣。事屬創聞。不放掩過。
謹據實紀。載用告同人。一以見上帝之右文。一以見
神明之昭赫云。

陳氏之說據云
 新漢書地理志曰昔有人一以見上帝之宮文一以見
 其器圖亦四帝宮天七國矣此非虛言也

跋

九烟先生以將就園記示余。將就云者。蓋自謙其草率。苟簡云耳。余笑謂之曰。公此園。殊不將就。及覽凡仙事。乃知不惟不將就而已。且大費彼蒼物料。公其謂之何。夫世人之園。經營慘澹。乃未久而即廢。為丘墟。孰若先生此園。竟與天地相終始乎。心齋居士題。

此碑者夫世世固貴與天此世終故乎心濟泉士與
隨之向夫世人之固勝營糾截久未入而自強欲立
山事亦味不辨不辨而耳且大費遊者必辨公上
率昔簡云耳余笑謂之曰公此固然不辨辨又費此
大勝夫坐以視其固其示余辨辨之者蓋自辨其
也

東西兩漢水辯題辭

桑欽作水經而酈道元爲之注世人徒愛其筆致之
妙至山川之原委相合與否則不復計之矣然以天
下山川之大而欲以一人之力爲之條分而縷析其
勢有所不能必也身歷其地相其陰陽觀其向背究
其高下順逆乃能得之先大夫昔曾使蜀自
予告歸林後嘗爲里中門人故舊敘漢水之源流余
年裁十四五今不復能記憶濟南王阮亭先生亦以
典試西川深悉漢水之原委謂古人于東西兩漢混

而未晰皆由于不知蟠冢之有二遂筆記于蜀道驛程記中猶以為未悉也復作此辯庶讀之者有以知東西兩漢之不可混如此余思官此土者亦孰不溯洄其中挹注其際究不知此水之為何水自何道而來向何道而去皆不復在其意中則其精神之所注者不從可知乎今先生之試蜀即漢水一事為之詳稽而博考不啻一而再再而三則其于場屋中凡士子之一字一句其肯苟然以從事乎吾知西川多士其文如錦經先生之浣濯而益明矣新安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二十四

新安 張潮 山來 輯

東西二漢水辯

新城王士正阮亭著

遂安毛際可會侯校

漢水有東西二源。自桑欽常璩酈道元以來。諸說紛紜。膠轕不解。予嘗兩入秦蜀。于東漢則探其源于西漢。則窮其委。因為辯之。按百牢關下有分水嶺。嶺東水皆北流。至五丁峽。北合漾水入沔。而為東漢。嶺西

水皆南流。逕七盤關龍洞。合嘉陵水而爲西漢。常璩云。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因名漾。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沔漢。酈注引漢中記云。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卽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卽此。推沔水無西入之理。又云。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按常氏以沔爲西漢水。其說紕謬。酈注辨之。是矣。又謂東西同出嶓冢。則非也。且桑欽謂漾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

水。而曰至廣魏與白水合。又至葭萌縣與羗水合。是以漾爲西漢水也。又謂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又曰沔水東南逕沮水。成東南流注漢。是以沔爲東漢水也。酈氏兩疏之而未辯其非。夫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漾之東流。見于經者。顯然如此。余過武都嶓冢山下。詢漾水土人。指涓涓細流東南入沔者。卽是。則漾入沔合流而東。其爲東漢水。其源流甚明。而其上流。又出分水嶺以東之水。穿五丁峽而與漾合。常氏旣附會漾山之名。以爲東漢所出。又妄以沔出

嶓冢合白水為西漢是明與嶓冢導漾之文相悖。桑氏又析漾沔為二條其流迥別。至云漾合白水羗水則與禹貢東流為漢之文又大刺謬。今按通典嶓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中金牛山。雍大記云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嶓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嶓冢。在今秦州。又云漢江源出沔縣嶓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即五丁峽之嶓冢。禹貢嶓冢導漾乃沔縣之嶓冢。非秦州之嶓冢。知嶓冢有二則東西二漢源流各自了然。漾之與沔本為一流與隴西

之嶓冢都無交涉。常氏之誤可不辨而明矣。泚水出武都東狼谷東南流注漢水經此條在沔水下而此又云漾水出隴西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不惟兩漢水皆合于泚必無是理。而漾水近在武都之嶓冢反遠引隴西之嶓冢東流至武都為漢其誤總在。以兩嶓冢為一山故自為矛盾如此。酈氏于漾水條下又云通谷水出東北通溪上承漾水西南流為西漢水則未嘗按脈察理。而牽合桑氏之說以成其誤。不知漾水實東南流無由西南流與嘉陵白水相

合也。山海經云。嶓冢之山。漢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沔。郭璞云。在武都氏道縣南。蘇氏書傳云。漢始出為漾。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皆謂東漢水也。其嘉陵江自兩當略陽山陽平關至朝天峽。南逕廣元縣。又南逕昭化縣。白水江自階文來入之。酈氏所稱西漢水。南入嘉陵道。而為嘉陵水。常氏所稱會白水。經葭萌。桑氏所稱至廣魏。與白水合。又至葭萌。與羗水合者。皆謂西漢水也。黃氏日抄云。漢水二源。一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漢水。至恭州巴中縣入江。今重慶府巴縣

一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水。至漢陽軍入江。觀此。則二漢水源流益洞然矣。何紛紛聚訟為哉。

此水出於南山之北... 漢水之南... 漢水之北... 漢水之東... 漢水之西... 漢水之南... 漢水之北... 漢水之東... 漢水之西... 漢水之南... 漢水之北... 漢水之東... 漢水之西...

跋

桐城方密之先生通雅中引馮嗣宗之言曰漢二源其出鞏昌府秦州之嶓冢至四川重慶府江津縣入江者西漢水也水經所記禹貢導漾東流為漢者也出漢中府沔縣之嶓冢至漢陽府入江者東漢水也水經所記沔與漢合者也漾至沮縣即為漢水沔水自出沮縣蓋別為一水也其言亦別嶓冢為有二與阮亭先生之言合附載于此心齋張潮

河亭夫主之言合則難于九心齋題
 自出此題。蓋以爲一木也。其言亦以
 木。雖也。信。西。與。美。合。亦。少。着。至。此。雖。明。其。水。西。水。
 出。黃。中。林。西。林。之。林。深。至。斯。則。人。心。皆。東。對。木。也。
 其。出。章。昌。訊。泰。州。之。林。深。至。四。川。重。慶。訊。工。皆。深。人。
 辭。幾。大。密。之。決。土。盤。縣。中。何。張。臨。宗。之。言。曰。美。二。賦。
 題

歛問小引

吾歛在郡之東南。聲名文物。甲于諸邑。其爲故老所
 傳聞者。真足令人神往。讀洪子歛問。亦可得其大概。
 猶記其一事。王弇州先生來遊黃山時。三吳兩浙諸
 賓客從遊者百餘人。大都各擅一技。世鮮有能敵之
 者。欲以傲于吾歛。邑中汪南溟先生聞其至。以黃山
 主人自任。僦名園數處。俾吳來者各各散處其中。每
 一客必有一二主人爲館伴。主悉邑人。不外求而足。
 大約各稱其技。以書家敵書家。以畫家敵畫家。以至

琴奕篆刻。堪輿星相。投壺蹴鞠。劍槊歌吹之屬。無一不備。與之談。則酬酢紛紜。如黃河之水注而不竭。與之角技。賓時或屈于主。弇州先生大稱賞而去。嗚呼。可謂盛矣。自明季日就凋敝。諸大姓咸散處外郡。不敢歸。數年以來。生計益絀。餘波之可以潤及桑梓者。日益以少。欲求如曩昔盛時。可復得哉。歛素重堪輿。年來如漁梁壩古虹橋之屬。漸次修舉完固。唯黃山尚在鳩工。山川有靈。或能重返舊觀。未可知也。心齋張潮謨

昭代叢書卷二十四

新安十張里潮山來

同里 程守 非二 全校

歛問

天都洪玉圖懔菴著

時在辛酉十月之交。僕從客舟自天津南旋。於時寒風未冽。爽氣猶橫。相與出會通。浮汶濟。達河淮。未嘗不盡泳游之樂也。廼客顧僕而問之曰。子歛人也。必稔知歛。吾聞權德輿謂新安多佳山水。我將遊焉。子

盍爲我言之乎。僕應之曰：茫茫禹甸，無窮偉麗。葢爾吾歛域中一粒，烏足爲客言哉。卽賢士大夫之所來遊者，不過欲搜六六峰之奇，溯五百灘之異也。亦奚煩客之下詢耶。

客曰：子毋吝，願聞其詳。僕對曰：原夫歛，在昔稱州，其地廣有屬邑，有分土。就今之封言之，秦入大部，隋隸於婺，唐仍新安。元統於湖，爲徽首邑也。星分婺女二度，于辰在丑，方二百七十八里，亦第距昌淳而鄰休績，越池太而接遂婺耳。試以山言之，環歛皆山也。爲

城七里許，而半依郡郭，雲山包乎其中。蓋嘉靖時邑令李桂芳所建，登府治之烏聊，以及魁杓萬山，而瓦屋鱗鱗，俱在目前矣。其在城內，猶有玉屏，是明高皇之所駐蹕，而東且南則曰白榆，馬鞍南且西則築太函，其於縣署學宮前後相望也。其在郊南曰紫陽，是先賢朱韋齋之所居，曰南山，是僊人許宣平之所棲，而石鼓與龍井霞山上下相接也。至於表鎮鄉隅者，東則問政連郭，聶師道煉丹此山，有觀有寺，有梅有竹，而高嶺峰處尊，飛山若附庸焉。然近顧塌子大金

之兩嶺。遠眺紫金之白蓮院。萬羅之黃石洞。又皆與雲齊者也。西則黃羅蠱起。連跨天馬。篁墩諸山。而五魁峇從。駕長虹而拱城。龍王罰劣。垂危石而瞰澗。實與古巖師山。太守金竺。相表裏焉。然由西稍北。仙姑山。又爲少祖也。北則飛布爲鎮山。百里天皇。如游龍舞鳳。負龍山菴。而結東山營。支飛岑峯。而幹驪塘嶺。主簿葛顯之烈。寄焉。然北曰雲嵐。越公之墓尚在。又曰鳳凰。甘白之茗不存。而與武峯巖山。盈盈一水相隔也。若夫西北之所鎮。曰黥山。卽黃山也。乃軒轅神

遊之所有。洞十二。巖八。溪二十四。青松雲海。朱砂湯泉。四時之景無窮。豈可以名狀盡乎。然近有靈金山。古高禰著靈地。李韓公修業於此。又有鯉王山。泉香而清冽。古仙翁浴丹于此也。乃邑南。又可得而言矣。曰石耳。爲祖山。效奇人形。中多異草。曰尖山。四面成金木水土之形。曰派塘。三石標人臺。蟠桃之狀。曰岑山。矻立大溪。如江龍浮波。曰覆船。如覆舟。曰石岫。如臥虎。是各以形著者。曰藺巖。爲隋時將軍亮守隘。曰孔靈。爲晉時愉公讀書處。曰李田。逸其名不傳。是各

以姓著者曰鐵釜。可禱旱。曰龍湫。能興雲。曰飛來。似御風。是各以靈著者。曰冬山。曰夏山。曰春山。是各以時著者。曰危峯。界于遂安。曰昱嶺。通乎杭郡。是各以扼要著者。此則歙之山也。而其餘為丘為阜。不必言矣。

客曰。高山仰止。既聞命矣。若水則何如。對曰。歙之水。千澗如織。一勺成多。清深雖可以見。鱗險不足以通舟。然而引胥濤之潮汐。領嚴瀨之淵泓。其源流得以縷陳焉。一支楊之水。西出績邑。龍從山。經朱砂崖。

過周潭。滙于油潭。蓋西流百餘里。而會布射。富資二水。又南會于大小母場。豐樂二水。入于練溪焉。其布射一支。北出于黃蘗山。南會楊之水焉。富資一支。北出于窮嶺。南逾昉溪。過任太守昉釣臺。入于跳石。注豐口。而會布射。入于練溪焉。大小母場一支。西出于靈山。入沙溪。過百槐臺。滙于龍王潭。南為練溪。溪上浣沙岸。乃太白訪宣平徘徊處焉。豐樂一支。西出黟山。南迤于曹阮諸溪。過仙人臺。入昌場。滙于狀元潭。又溢于呂場。入練溪焉。凡茲五支。悉豬于漁梁。注于

歙浦是曰漸江。合休、婺、歙、祁四水，同爲新安江。而餘波皆可以灌溉也。若夫東有綿溪，自績邑佛論嶺之山東南會于鳳池，入于溪渡。西南有篁墩湖，昔妖蜃爲祟，程忠壯射除之。其流南通歙浦，亦滙于溪渡。東南有苦溪，又歸于溪渡。而溪渡之水，逾于街口。東南會金華諸水焉。又武洪之水，自休邑稍雲山，過武洪村南，與楊之水合。南有昌溪，自柳亭山東南至于雙溪，亦與楊之水合焉。要皆同爲新安江，入三浙，以至于海。此則歙之水也。客如惠顧敝邑，僕惟請向披雲

峰前，碎月灘上，悠然於雙塔遙連之間，直追狂士一醉，高風以酬山水之願可耳。若他有登臨，僕恐未能從也。

客曰：設險以守國，信如子言。山峭厲而水湍激，其形勝不可恃。與對曰：歙在萬谷之中，卽山爲城，因谿爲隍。東有重門，西有層巒。北有峻嶺，南有懸灘。防於浙，陔口爲正道之障。危峯實間道之關。拒于境，旌德蔽新嶺之麓。太平塞窮嶺之灣。休績爲左右翼，宣饒作藩籬。邦船經嶮石以止，路皆鳥道難行。是地固有山

川之可恃。曾不若同仇之爲滅。客獨不聞近之蕩搖我疆土者乎。亦奚語夫形勝也。

客曰。形勝不必辨矣。夙聞歙之風俗富厚。今何如乎。對曰。歙之視他邑。有異也。人尚氣節。民素朴淳。語音不一。嗜慾靡同。西北好飾而柔雅。東南守約而儉勤。刀耕火種。婦子苦營。無騎徒步。衣食鮮豐。寧甘鬪訟。好義故爭。不憚卜兆。厚親是存。閏歲驅疫癘。而賽社三日。泛龍舟以招魂。此其大畧也。今俗不古。若而又多游惰之子。剛愎之徒。是冒富厚之名。而鮮富厚之實。亦何足以語於此哉。

客曰。子言何僞也。不見夫今之操奇贏以相誇詫者乎。皆新安之豪華。安謂其不富厚也。對曰。田爲恒產。歙山多而田少。况其地瘠。其土驛剛。其產薄。其種不宐。稷梁。是以其粟不支。而轉輸于他郡。則是無常業。而多商賈。亦其勢然也。矧近者比歲不登。鮮不益窘矣。兵燹之餘。日不能給矣。而又重之以徭役。愈不能安矣。又安能不以貨殖爲恒產乎。是商以求富。厚非。席富厚也。

客曰。不然。吾見商有世業于外者。豈謂今日始然乎。對曰。人亦安有輕去其鄉者哉。大抵今之流寓者。實有以毆之也。昔之商。或身處于外者。今并挈其妻子而去矣。昔之商。或幾歲一歸者。今并棄其丘墓而往矣。向使無有毆之者。亦何爲而甘播遷乎。碩鼠之什。可傷也。

客曰。是誠何爲而致此也。對曰。受弊亦多端。卽如歛之地。山陵居什七。田地居什二。川澤塘場居什一。總計丁糧雜賦。共七萬五千有奇。民甚奉公。未有不輸。

納者也。然問今日果能按藉徵收乎。果不因公科歛乎。果能遵令革耗乎。借曰有之。額以無定而橫征。胥以朋奸而中飽。農以苛猛而騷苦。人以借支而波累。奈之何而民不窮且遷也。安能遇廉惠寬簡之吏。有如伏軾任昉。孫遇倪祖常。羊欣。江秉之。袁甫。郭師中。孫佑。呂大防也哉。

客曰。子之志深矣。他日宦業可於所言見之。信能媲美于君家正惠先生賦役維均之論。朝宗先生蠲免積逋之舉矣。惟歛有材。國寔賴之。請因備言在昔之

賢哲者對曰漢以前吾不得而識之矣若篇籍所載
唐代以來以言乎儒林則有若吳景祐確錢時畢景
安以言乎名賢則有若謝泌俞獻可汪若海呂午程
元鳳以言乎勲烈則有若程靈洗汪華以言乎治行
則有若方儲王叔舉王明張諤俞獻卿俞易直汪叔
詹汪希旦汪若容方有開張震吳雲龍方恬項牧吳
發趙善璪畢永暉朱伯陽呂沆程元岳洪椿劉德智
鄭安呂誠以言乎忠節則有若程文季陸夢發汪維
崇江日新以言乎孝友則有若黃芮王六程四鮑壽

孫以言乎文學則有若吳少微舒雅王希羽皇甫湜
呂文仲呂溱聶冠卿劉伯証羅頌羅願汪儀鳳方回
曹涇吳龍翰洪焱祖唐元以言乎材武則有若藺亮
錢魯蔣果羅宣鄭璉以言乎貞烈則有若章氏二女
程淑清女葉氏女元脫烈母妻程氏妯娌鄭氏四節
以言乎隱逸則有若許宣平汪台符張雄飛江萊甫
然此皆宋元以往先喆之可類舉者若近明英特輩
不可殫述敢以是為客對
客曰于明亦不妨約言之對曰請舉其概若唐心菴

吳天石孔嘉居科名之先許穎陽國程仲會國立相

業之隆朱允升升唐仲實桂芳闡埋道之微唐子儀文鳳

楊彥謚寧吳永清寧唐需之澤江長信東方定之宏

鮑山甫應大經濟之業唐希愷相吳一清滉莊志彥

英唐希說弼程良用材張廷毓芝吳清甫漳曹文淵

淡唐景之濂鄭時夫佐方行可紀程孟明旦方伯時

遠汪正叔中程德良金黃德鳴鐘畢汝樂鍵凌惟和

瑄方思善揚吳仁叔宗江伯達世凌龍翰駟樹節操

之望程好禮富莊尚源歛鮑行之道汪仁夫山鮑復

鳥其所產者不盡于斯而如斯者亦不皆常有耳雖然物因人而始重人得賢而益彰嚮使吾歛不有大儒朱子于以紹孔孟之道統名垂萬禩與天壤相并縱使黃山白水昭其奇異亦烏能聲稱于斯世哉迄今士守典訓九日猶聚四方之英向紫陽講道弗輟也

客輒然曰盛哉歛乎山水稱峭麗之雄川谷維屏翰之固賢哲擅東南之美物產紀職方之奇使人各安其俗懷其業無追呼之擾卽熙熙然經營四方歸來

伏臘家人父子烹鮮酌斗以相慰勞可不謂和樂者乎吾嘗慕徽國文公儒風未嘗登闕里之堂心竊嚮往之今幸遇子為我宣示焉其亦可以臥遊也已于是命童子酤江上之芳醪欲與擊楫乎中流啓戶視之瞬息百里不知長風之相贈

跋

洪子愔菴淳篤士也與之言訥訥然不能出諸其口而腹笥頗饒且諳于邑之典故又著六華飛觴圖極天工人巧之妙惜編額已定不能備載為悵悵也心齋居士題

大正人...
 而如...
 其于...
 昭

昭代叢書乙集卷二十五

新安 張 潮 山來 輯

目錄裏言

寧都魏禧凝叔著
 吳門葉藩桐初校
 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後論人每將知
 人說得極愚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二者皆
 從不忠不恕生出

尾盡露局外則其人之四面俱見也但須替他設
 尾盡露局外則其人之四面俱見也但須替他設

昭代叢書 目錄裏言

身從事裏局中想耳

論小人以心者所以防閑小人之法論君子以事者所以造就君子之方

輕信人不必多疑而多疑人每易輕信

術字亦有不可少處但必不得已而後用專意利人

而用謂之聖賢可不必用而用專意利己而用謂之

奸雄

張山來曰亦有以免禍而用者

讀古人書與賢人交遊最不可苟為同又不可苟為

異二者之失總是胸無定力學問中便有時勢趨附

非諂即矯耳

嘲戲人自是惡事尤不可入一二莊語則戲者皆真

每令人恨若規人過失不可入一二戲語入戲語則

真者皆戲每令人玩失規人之旨矣

交友者識人不可不真疑心不可不去小嫌不可不

畧

人於橫逆來時憤怒如火忽一思及自己原有不是

不覺怒情燥氣渙然冰消乃知自反二字真是省事

養氣討便宜求快樂最上法門切莫認作道學家虛籠頭語看過

罵語詭語須有分寸不但不中怨恨亦是自處忠厚之道

平日謹言一放肆便刺手可見天地愛我每思少病人一病便重

謂門人曰汝於我言行心中不然處便須直說必有一人受益如汝說得是則汝益了我說得不是則我又益了汝

伯子曰天下惟四高人極難受益年高位高識高學高年高位高者難受益於常人識高學高者并難受益於君子蓋地步既高又復自高只思益人豈思人益卑者何人豈敢益我故受益學問不但卑抑心志并當謙退於詞色之間

人孰無過只要所過是朋友面罵得的不可是朋友背地方說得的

朋友除傷倫敗化外寧可十分責他不可一分薄他我有薄他之意則誠意已衰雖有正言不能感人且易招怨

遇疾惡太嚴之人不可輕易在他前道人短處此便

是澆油入火其害與助惡一般。

料事者先料人。若不知其人才智高下。只在事上去料。雖情勢極確。究竟不中。故能料愚者不能料知。能料知者并不能料愚。

做大事人。要三資具備。曰識。曰力。曰才。無識不足。料變無力。不足持久。無才不足御勞。或曰子億而多中。可謂識乎。曰凡利害是非。盡然處不難辨。難在兩端。俱是處辨得出。且所謂億而中者。費幾許躊躇。若利害爭呼吸間。安能得耶。故識字尤是第一緊要。或曰

識可造乎。曰可造。識之道有三。曰見聞。曰揣摩。曰閱歷。見聞者。讀古人書。聽老成人語。及博聞四方之故。是也。辟如剪花。花樣多。剪得快。辟如醫藥。藥方多。醫得穩。揣摩者。無是事不妨作。未然之想。事已往不妨作。更端之慮。在已者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是也。在人者不徇古今是非利害之迹。必實推求其所以然。使洞然於前後中邊之理。或事已是而有更。是有未盡。是有竟非是者。或事已非而有更非。有未盡非。有竟非非者是也。閱歷者。所謂局外之人不知局內之事。

局內之人不知局中之情是也。天下事變不特無常法可守。并有非常理可推。故見聞揣摩之功。五閱歷之功。十。凡不能儉于己者。必妄取于人。當省而不省者。必至當用而不用。施恩之道有二。一曰施恩使己可繼。常人喜於見恩。盡情施去。不計後日不給。恩衰成怨者有之。然不可執可繼一語。做成出內之吝。如果大處急處。不求可繼可也。一曰施恩使人可勸。常人輕於用恩。或多寡

不中節。或緩急不中時。或輕重不中人。故財竭而人不蒙利。賞數而人不見榮。然不可因可勸一語。做成好行小慧。或抑人以揚己。或巧施以望報。則人心不平。天道亦忌之矣。毋毀衆人之名。以成一己之善。毋役天下之理。以一己之過。人作便宜事。順意無礙。便愁禍來。若一做吃虧。就是天地愛我。蓋我原薄福。又丁斯世。便宜之事。如何消受得起。

伯子曰積勞可以當病積懼可以當災積勤謹可以當智謀

人最不可輕易疑人。今如悞打罵人。人可回手回口。若悞疑人。則此人一舉一動。我有十分揣摩。他無一毫警覺。終身冤誣。那得申時。此逆億之所以為薄道也。

人做事極不可迂滯。不可反覆。不可煩碎。代人做事。又極要耐得迂滯。耐得反覆。耐得煩碎。當事來。要辨得是非利害四字。是非有時朦朧。須要一箇透利害。最難逆料。且辨一箇穩。然我輩立身利

害。要看得輕。是非要看得重。又曰利害之權在天。是非之柄在己。利害是或然的。是非是畫然的。利害不明。累在一時。是非不明。累在萬世。又曰辨是非利害。又要識得大小輕重緩急六字。

予少時嚴於疾惡。見凶惡小人。必思驅除。雖怨尤叢身。自信理當如此。不知除殘去暴。在得志乘權人。便當任為己事。若伏處貧賤。快逞里間。終是少年喜事之習未除。患難危亂時。處賤役輩。極須得體。恩意不妨過周。詞

色不可過降恩意不周則彼有畔心詞色過降彼將陰窺吾怯欲以搖制其命不然亦驕悍難使矣

人能無故學吃虧無故習勞苦無故澹嗜欲皆是求福弭災之道

人以涉世為涉世故委曲周旋輒生厭苦不知涉世處即是自已做學問處如涉世要周詳學問中原不可疎畧要謹慎學問中原不可放肆要謙和學問中原不可疎傲若能體認涉世便是學問則自不見世情可厭惡處即只在委曲周旋中亦不覺煩勞矣

凡人皆不可侮無用人尤不可侮

石公曰勝我者不敢侮如我者不必侮不及我者不忍侮何所容其侮抵自侮耳

處世當務詳慎不可盡興燥脾凡飲食舉動言語筆墨一盡興便放肆一燥脾便刻薄其始無害人之心而其事必至於害人初若不至殺身終至殺身而有餘也

天下無不矯情賢者無不近情聖人然不曾矯情未易便說近情二字

謝約齋曰矯情以去習便是賢者矯情以干譽便是偽人近情而合道便是聖人近情以徇俗便是

願鄉

於財利見常人。於患難見豪傑。於安樂見聖賢。

毋謂已今日已為君子。毋寬已他日徐為君子。則已必可為君子矣。毋量人他日不能為君子。毋責人今日即當為君子。則人必可為君子矣。

聽人說事理。即我所已知。只當靜聽。不可撓口。若接了去說。總是要顯已長。妒心名心。一併發出耳。

凡人言及害人非理事。我雖不與謀。若從旁附和一句。便自有罪。故處此有三道。以至誠感悟之上也。去

其太甚次也。漠然不置是非於其間。又其次也。

讀書聽言。當自省者四。不虛心。便如以水沃石。一毫進入不得。不開悟。便如膠柱鼓瑟。一毫轉動不得。不體認。便如電光照物。一毫把捉不得。不躬行。便如水行得車。陸行得舟。一毫受用不得。

有過不令人知。是大惡事。然有過輒自表白。又未免因不諱過三字。把改過工夫鬆了一分。

無人處易肆。有人處易偽。舉步動念犯此。

謝約齋曰。惟其無人處肆。所以有人處偽。故工夫必以不愧屋漏為根本。

量人。

殺人取貨。弑父與君。只是有我之私。到極處而已。彭中叔曰。無我之極。至於為聖人而有餘。有我之極。至於為盜賊而不足。

我所不能者。不敢以責人。人所必不能者。不敢以強人。

最忌於眾中稱說已長。及述他人如何贊譽於已。偶或引及。詞色愈要謙謹。若稍爾飛揚。跡涉誇誕。便令旁觀不雅。即稱祖父功德。亦須與稱述他人不同。

與季弟論用財。至親骨肉及一體朋友處。不敢施鄙吝。并不敢施慷慨。却莫作稱物平施道理看。

與常人共財。當自損以讓人。與賢人共財。均平而已。此方是忠厚盡處。

君子得小人之術。則不可制。小人得君子之道。亦不可制。教人者。甚不可不使君子知小人之術。而慎無使小人通君子之道也。

責備賢者。須全得愛惜裁成之意。若於君子身上一味吹毛求疵。則為小人者。反極便宜。而世且以賢者。

為戒矣。若當君子道消之時，尤宜淡恕曲成，以養孤陽之氣。與季弟論兄弟朋友如何方是至處，設或一事誤我性命，死而不怨，一事救我性命，生亦不感，辟之自己，失脚墮水，被人救活，雖自悔不謹，却決無怨薄自己之意，與未墮水之前，只是一樣。有人推我下水，自己極力扒得登岸，雖自幸再生，却決無感激自己之意，與未救活之前，只是一樣。如此乃真謂一體方是兄弟朋友到第至處也。

張山來曰：生亦不感人，子于父母往往如是。

既識得此人，真是君子一路，與之定交，無論不可以嫌疑小節，遽生疎薄，即令行已有真，不是處待我有真，非理處亦止，當責其一事，而惜其生平，譬如脚上忽患惡瘡，但當醫瘡，不當嫌脚，蓋世道愈下，君子愈少，吾輩當如貧家惜財，不得不愛護保全也。世上無有不宜讀書之人，賢者固益其賢，下愚讀之，縱不能益，決不至損，或謂人有讀破萬卷，不辦一事者，此讀書無用處也。余謂此人脫令不讀書，遂能辦

事否。然有兩種人，却不可讀書。一種機巧之人，原有小慧，又參以古人智術，則機械變詐，百出不窮，不至害人殺身不止。一種剛愎之人，既自以為是，加之學問充足，則驕滿之心，漫天塞地，必至一言不受，一非不改，即不殺身，亦成絕物，終身無長進日子矣。

張山來曰：發前人所未發。

古今以婦人釀成父子兄弟婚友鄉鄰之釁者，不一而足。總以婦人之性專一，自是非人，其言偏屬有情有理，聽言者又每是已婦而非人婦，雖賢智亦陰移

而不覺，故不聽婦言，自是難事。然試一平心推勘，婦人與人爭詬，百十次中，只有怨人責人，曾有一次肯說自己不是，向人謝過否？然則世上婦人，盡是無過聖人也。平勘到此，其言自有不可聽處，且不必細細推論一事一語曲直所在。

聰明人，最有好議論，然不如老成閱歷之人，議論更精，說得便行得也。嘗聽閱歷人極平常語，細思之，字字穩當，有淡味。或於他日他事，乃悟其言之妙。

今之學者，必闢禪以崇儒，其實世無真禪，那能害儒。

也。欲正人心者。但當自謹。義利之辨。闢禪非。今日急務

也。人處財一分。定要十厘。便是刻。與人一事一語。定要相報。便是刻。治罪應十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刻。處親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畱有餘之謂。過此則惡矣。○或問親屬如何。不論曲直。曰。若必論曲直。便與路人等耳。

凡性情煩瑣刻急猜察者。最能驅忠信之人。為欺詐。蓋不相欺詐。則人無以容身也。至偶得人欺。已事便詫為奇怪。不勝忿怒。又自矜明智。難欺。不知滿前之人。平常之事。已日日在人欺詐中矣。

能知足者。天不能貧。能無求者。天不能賤。能外形骸者。天不能病。能不貪生者。天不能死。能隨遇而安者。天不能困。能造就人才者。天不能孤。能以身任天下後世者。天不能絕。

庚申四月臥病南昌感而書此

好甘香天不計...
 不...
 天不...
 人平常之事...
 清...

黃山松石譜小引

從來奇巧莫過于造物既運其全副精神以為五嶽
 四瀆而復以其餘力為宇內各名山吾邑三天子都
 則尤其着意者也一松一石莫不出人意表苟以為
 無心則亦安能如是之奇妙乎吾弟不知造物之在
 當口亦曾作幾回設想幾回布置而後公然脫稿命
 五丁力士彫之琢之種之植之逮其既成復呼名羣
 仙共飲酒而樂之或有不當意者則改而更為之又
 不知其出于慘澹經營抑或隨意所適或兼資羣策

黃山松石譜小引

或獨出心裁。其妙遂至此也。自軒轅氏訪道以來。便為塵寰佳境。非復造物之所有。而造物以為既費如許。爐錘不忍付之度外。遂時時出其祥雲。甘露以滋潤。而長養之。以故雖無寸土。而奇松怪石。蒼翠欲流。莫可名狀。閔子鑄塵作黃山志。為一一臚列其目。而余復摘錄此段。以供玩賞。俾未見者讀之。如突遇異人。已見者讀之。如重逢舊友。因一斑而思全豹。寧不足為吾儕勸駕乎哉。至閔子文筆高古。不減水經注。讀者自能得之。無俟余贅矣。心齋張潮識。

昭代叢書卷二十五

新安張潮山來輯

同里江注允冰校

黃山松石譜

新安閔麟嗣賓連著

凡九〇附柏二

擾龍松

散花塢中突兀一峰。下臨無際。此松破石以孕身。賈勇怒撐。上透峰頂。卽偃其蓋。衡枝長二三丈。凌

空飛舞若龍爪搏擊松中第一奇觀見者駭矚尊
為帝松

臥龍松

在文殊院道中橫偃石壁長丈有奇作龍臥狀似
臥矣首忽上昂角斲髯張如臥將起是松德在潛
見之間恐千百年後風雨大作終當破壁飛去

接引松

在始信峰脰峰將至巔忽分其分處如龍淵界劃
夾壁削立下視萬仞支以柴梁樸隘顛危人不敢
渡松生彼岸枝橫此澗援渡者手藉以登峰松實
有功於遊人

棋枰松

在平天砭極奇古高二尺圍如之枝踰丈頂正平
若砥鬚鬣井井若罽布鬱翠蒼古以矧見奇指此
為蒲團松者誤

蒲團松

枝幹盤屈形規鬣密在小心坡絕壁

困龍松

亦在小心坡絕壁

迎送松

亦在小心坡根緣石罅無土枝葉交接與遊人肅對有若揖讓者然

倒挂松

在蓮花峰道中蒼虬逆懸根怒生如髮上指一絲貫壁竇歷億萬年而葱翠之色自若

破石松

在一線天有危石高二丈圍丈餘松根植石底枝

鋪石巔蓋蔭畝許遊者見蓋不見幹謂松以石為幹不知幹固藏石腹也松幹壯茁石不任受裂縫一綫盤抱如故若母懷子噫奇矣崇禎戊寅雷震石崩松為雷火燒死按博物志松本石氣石裂受沙即產松松三千年更化為石黃山無山不石無石不松或以多石故歎此松之奇則又非意想所可及

石松

附

僊橋柏

名代叢書

黃山松石譜

在僊橋石根去杪不逾尺許葉密如茵樹杪可經行可跌坐可藉眠

遊龍柏

黃山以松著柏無奇者大悲頂石壁一柏若龍焉體曲爪張曲者復伸似升張者欲攫似怒奇至無理怪到想窮黃山松石皆然不意又得之柏也

石 凡四十有四

杵臼石

在鍊丹峰下洗藥溪中相傳黃帝用以搗藥者

迴瀾石

在桃源溪中泉奔而觸乎石石不勝水則為頽波為狂瀾巨石砥之其行也紆徐磬折趨下之性為波轉渦回矣石之為功於溪也大矣哉回瀾石三大字御史江東之題 石具種種異色

藏舟石

亦在桃源溪中石首尾如舟藏茲溪壑誰為大力者負之而趨

彈琴石

詔代叢書

黃山松石譜

水簾洞中石也。今昇置桃源菴石方廣厚薄如琴
磚。因聽泉久能發琴聲。一室鼓琴。衆山皆響。

朱砂石

在朱砂峰下。

龍翻石

由東溝茂林下。歷觀音巖。卽見大穴。對回。隔石

雙龜石

在石門峰兩山相通。山半壁有大石橫架其上。兩
畔相對。各有一大石。牀如龜形。長數丈。通人行中。

又有石塔圓如月。四層。址圍二丈。高三丈。上大下
小。狀如刻成。蓋靈僊所建也。又白龍潭側一石。類
龜。聞曾與龍鬪。頸爲雷斧擊斷。近歲斷處幾復合。
視之良然。

僊基石

在基石峰。唐天寶中有人至。見一石碁局。布子相
當。兩無勝負。遂撥開之。回視棋布如初。後莫知其
處。

馬跡石

在芙蓉峰下石上馬跡二三十。深者尺。淺者二三寸。如印。相傳為黃帝馬行跡。

龍吟石

在龍吟寺旁。從新興寺可至。按龍吟之聲。若物戛銅器。為雨徵。聞擊此石而聲似之。輒得雨。

猿猴石

在雙龜石左側。動靜各肖其形。

醉石

在香泉溪澗。側弁而逸。若不勝。梧捲者。昔李青蓮

遊此。遶石醉呼。故名。下澗卽丹井。

鸚哥石

在一線天。

薺石

在珠湖山下。有石依林薄四字。汪道昆題。

停雪石

在醉石傍。泉淙淙從石壁下。下有石。石色陽白而陰黝。如停雪。

劍石

由鳴絃泉谷折而陁有巨石倚巖折裂形若青萍

麟石

在虎頭巖下距丹井僅數武頗有小致

觀音石

俗稱觀音灑淨在天都峰麓法像莊嚴中立遠近左右審視毫不爽變松生於肘如持楊枝僧云能從此鑿級可躡天都絕巘以是語增長信心一意勇往必取登峰造極乃為得之若因此黥其本來面目則山中斧痕未加苔蘚未蝕者僅一天都亦

日闢日損矣可奈何誰為我訶其靈而護之當拈瓣香投體下拜

鶯石

在松谷道中松籟靜發時如聞其嘯

釣石

在祥符寺前鄭師山垂綸處師山又有釣石在富登渡余忠宣闕隸字刻石朝釣名市釣利我知先生却聘後意不在魚

兔耳石

名代棧書 黃山松石譜

俗呼兔兒石。近大悲頂。登蓮花峰所取徑也。左右皆絕壑。石畔可望白嶽。遠餐秀色。如指掌。如列眉。

天牌石

一名天榜石。在松谷道中。僊篆數十。策策勒勒。非波非磔。奇古不可辨識。曾有譚得一字者。雷即擊去。再轉則皆絕壁。壁半一穴。中空。類半規。可透。隔山。天光雲影。俗呼天眼。豈五丁開鑿時。有意拈出。為黃山點睛耶。

馬頭石

在青牛溪上。昂其首如仰鳴狀。

呼龍石

在白龍潭側。石上刻呼龍石三大字。

蒲團石

在小心坡上一線天下。石平坦若蒲團。正對天都峰。一松作蓋。遊人歷羊腸蛇徑至此。跣足息心。易得乎。

飛魚石

距一線天不遠。鼓鬣排空。宛然生動。

貓石

在蓮花洞。洞前奇峰嶙峋。如束竹管。邊合中罅。當
峰稍亞。有石筍。筍端石如貓踞。兩耳直豎。尾背具
全。

笠人石

在湯嶺上。石狀如人戴笠而立。西來大意。我欲往
而問之。

飛來石

在海門飛來峰上。石高十丈許。與下石絕不相屬。

為飛至無疑。又穎林菴前小峰如柱石。段段層疊。
縫合極密。至頂兩石立如筴。似合實分。復一石寄
一筴上。恍若飛來。視之正搖搖未定。風欲掣去。又
翠微寺西峰堂側一小石。亦云飛來石。

茶菴前巨石

在文殊院道中。石踞山巔。當菴之頂。崇禎甲戌七
月。山水暴漲。石隨流止。此。

鳳凰石

文殊院前可望。鳳凰鳴矣。於彼高岡。軒轅之世。或

已見來儀之瑞耶。

龜魚石

距蓮花峰僅數十步。石窄而險。毵毵松檜生石上。深巖四絕。猶弱水也。鮮有駕棧而度之者。

慈航石

石狀如航。此亦筏喻之義。在大悲頂左。

法袋石

在大悲頂右。石如彌勒所荷囊。於空虛中。橫裹米。來三千大千世界。緘口不開。中果有耶。果無耶。疑。

殺天下禪和子。

獅石

在文殊院右。獅性不暫住。茲傍臺而踞。當是其踞地時。然近視肖。遠視不肖。固知法王自具神通。

象石

石形如象。亦佛門中具大力者。在文殊院左。

石鼓石

在石鼓峰頂。峰藉鼓得名。

海船石

名代長壽 黃山松石譜

在石鼓峰後。壑張若海。雲涌如波。石其般若之寶。筏乎。

擾龍石

由散花塢鳥道。歷二阜。巨石聳立。石頂有擾龍松。法臺石。

在師子林右麓。石方正平削。縱橫皆長丈許。如臺上綴一松。高僧跌坐講無生法。傍一石若聽法者。

八公石

在石筍砭。賦形逼似。

立佛石

亦在石筍砭。從穎林菴右隅。瞻望慈容。如紫金範。就立身峰巔。低眉接引。衆生得不普度耶。

淨瓶石

石形若瓶。在皮蓬前。

波斯進寶石

在穎林菴後。石貼峰壁。宛如波斯。凹目高鼻。手貢奇珍。皆肖。第名稱不雅馴耳。

在石鼓峰後山頂有石其形如

黃山背背策客歸不樂歸江

黃山背背策客歸不樂歸江

黃山背背策客歸不樂歸江

黃山背背策客歸不樂歸江

黃山背背策客歸不樂歸江

黃山背背策客歸不樂歸江

黃山背背策客歸不樂歸江

跋

黃山之松無一不妙。此特其最著者。黃山之石無一不奇。此特其最小者。松取最著是已。石取最小何耶。蓋黃山初無撮土。環山無一非石。其大者為峰。不可。以石名也。欲觀其全。則自有山志在心齋居士題。



